



资治通鉴

吴海京◎编著



续纪

三

以铜为镜 可正衣冠
以史为镜 可知兴替
以人为镜 可知得失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014937705

K204.3

51

V3

资治通鉴

吴海京◎编著



续纪

三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北航

C1725828

K204.3

51

V3

卷第一百十八

【元纪一】起旃蒙大渊献正月，尽六月，凡六月。

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一

至元十二年（宋德祐元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酉朔，伯颜至黄州。甲戌，陈奕迎降，承制授沿江大都督。奕遣书至涟水招其子知安东军岩，书至，岩即出降。伯颜使奕与吕文焕以书招蕲州安抚使兼知蕲州黄陂管宗模，复遣阿术以舟师造其城下。时沿江诸郡，皆吕氏旧部曲，望风款附。

初，刘整克襄阳有大功，然与阿里海牙、吕文焕有隙，上乃以整为驍骑卫上将军、行淮西枢密院事，将所部出淮南，听伯颜节制。整锐欲渡江，曰：“大军自襄、樊东下，宋悉力西拒，东方虚弱，径造临安，可一鼓而捷也。”伯颜不可，曰：“吾受诏特缀东兵使无西尔，济江非所闻。”遂不果行。至是整帅骑兵攻无为军，久不克。戊寅，闻吕文焕入鄂捷至，整失声曰：“首帅束我，使我成功后于人。善作者不必善成，果然！”发愤成疾。其夕，死于无为城下，谥武敏。

壬午，宋葬端文明武景孝皇帝于永绍陵，庙号度宗。

癸未，伯颜至蕲州，管宗模出降，承制授淮西宣抚使，留万户带塔儿守之，阿术以舟师直趋江州。

乙酉，宋以陈宜中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。

提举江州兴国宫吕师夔与知江州钱真孙募兵于江州，贾似道以为权刑部尚书、都督府参赞军事，任中流调遣。师夔不受命，遣人如蕲请降。丙戌，伯颜入江州。知寿昌军胡梦麟寓治江州，自杀。知六安军曹明以城降。丁亥，知南康军叶闾以城降。

师夔设宴庾公楼，选宋宗室二女盛饰以进。伯颜怒曰：“吾奉天子命，帅师问罪于宋，岂以女色移吾志乎！”斥遣之。

宋贾似道素畏刘整，及闻其死，欣然曰：“吾得天助也。”戊子，上表出师，抽诸路精兵以行，金帛輜重之舟，舳舻相衔百余里。命宰执小事专决，大事则关白督府，不得擅行。又以所亲信韩震为殿帅，总禁兵。至安吉州，似道所乘舟胶于堰中，环卫官庐州刘师勇以千人入水拽之，不能动，乃易它舟而去。遂由新安池口以进，次于芜湖。

壬辰，以宣抚使贾居贞金书行中书省事，戍鄂州。

宋殿前都指挥使范文虎知安庆府，伯颜以其城在山顶，且兵粮皆足，势不可攻，又虑文虎为勍敌，甚忧之。已而文虎遣人以酒饌如江州迎师，且请速来。伯颜大喜，即使阿术先造之。戊戌，阿术入安庆，文虎降，通判夏椅仰药死之。伯颜至湖口，遣千户河阳宁玉系浮桥以渡，风涛汹涌，浮梁数坏，玉躬督士卒，植巨木为碇。伯颜立马以俟，使人祷于大孤山神，有顷风息，桥成，大军毕渡。

乙未，遣兵部尚书廉希贤、工部侍郎严忠范、秘书监丞柴紫芝奉国书使于宋。希贤，希宪从弟。

云南合刺章舍里威叛。己亥，大理总管信直日刺杀其酋。合刺章平，置合刺章民官，选廉能者任之。

太宗后王海都既全有太宗、察合台两兀鲁思之地，复与金帐汗王忙哥帖木儿、伊利汗王阿八哈通好，始显背朝命，使其将帖木迭儿南侵畏兀儿之地。是月，敕追前所赐海都、八刺金银符三十四，仍命北平王那木罕以兵备之。

时廷议欲伐之，上曰：“朕以宗室之情，惟当怀之以德，其择谨密足任大事者往使焉。”左右以平阳马步站达鲁花赤乃蛮人铁连对，遂召见，语及大事，铁连应对称旨。上嘉其辩慧，曰：“此事非汝不可，然必先诣拔都忙哥帖木儿王所，相与计事而后行。”使二人副之。铁连祖伯不花为拔都傅，平阳又为拔都分地，故上以为此言也。

铁连既奉命，欲直造海都境，视其虚实，然后议于诸王。副者弗从，曰：“上命我辈先议于王，今遽造敌境，不可。”铁连曰：“亲承密旨，汝辈违则当诛。”副者惧而从之行。既至，海都日召宗亲宴饮，将伺其隙谋害之。铁连厉声斥之曰：“且食，勿语！望语言脱口，相为抚罪耶！”良久，海都曰：“直哉！”酒半，铁连求衣为欢，海都嘉其雄辩，将解与之，其妃劝止，以皮服二袭付之。因语其属曰：“为使者当如是矣。”厚赠以行。既至忙哥帖木儿所，具告以故，忙哥帖木儿曰：“祖宗有训，叛者人得诛之。如通好不从，举师以行天罚，我即外应掩袭，剿绝不难矣。”铁连还，悉以事闻。因言：“海都兵繁而锐，不宜速战，来则坚垒待之，去则勿迫，自守既固，则无虞矣。”上深然之。敕所受海都皮服，全饰以金，凡朝会，宜服以表示焉。其赏赐不可胜计。

东川元帅杨文安与蒙古、汉军万户怯必烈等攻夔东，拔高阳、夔、巫等寨，擒守将严贵、窦世忠、赵兴，因跨江为桥，以断宋兵往来之路。又遣其将蔡邦光略九君山，擒其将孙德、柳荣、赵威。时宋鲜汝忠、赵章易镇开、达二州，汝忠家属尚留开州。文安曰：“达未易攻，若先拔开州，俘其家属，以招汝忠，则达不烦兵而下矣。”乃遣邦光率千户呼延顺等攻开州，盛兵驻蟠龙，以为声援。

至是，诸军夜衔枚，薄开州城下，遣死士先登，斩关以入，及城中人知，则千户景畴已立旗帜于城之绝顶矣。宋军溃散，擒章。守将韩明父子犹率所部兵巷战，力屈，亦就擒。文安迁汝忠家属于蟠龙，遣元帅王师能持檄往达州招之曰：“降则家属得全，不降则阖城涂炭，汝宜早为计。”汝忠遂遣赵荣来约降，师能以兵入据其城。汝忠率所部将士诣文安军门降，悉还其妻孥财物。章子桂楫守师姑城，遣兵招之，亦降。独洋州龙爪城守将谢益固守，并力攻之，擒统制王庆，益弃城走。于是遣元帅李吉、嵇永兴，千户王新德等，将兵以汝忠往招由山等处八城，皆望风迎降。

二月，壬寅朔，伯颜至安庆，承制授范文虎两浙大都督，文虎以其从子友信知安庆府事，命万户乔珪戍之。

癸卯，宋以汪立信为端明殿学士、沿江制置使、江淮招讨使，俾就建康府库募兵以援江上诸郡。立信受诏不辞，即日上道，以妻子托爱将金明，执其手曰：“我不负国家，尔亦必不负我。”遂行。与似道遇于芜湖，似道拊立信背哭曰：“不用公言，以至于此。”立信曰：“平章、平章，瞎贼今日更说一句不得。”似道问立信何向？曰：“今江南无一寸干净地，某去寻一片赵家地上死，第要死得分明尔。”既至，则建康守兵悉溃，四面皆大军。立信知事不可成，叹曰：“吾生为宋臣，死为宋鬼，终为国一死，但徒死无益耳，以此负国。”率所部数千人至高邮，欲控引淮汉以为后图。

夏贵引兵会贾似道于江上，袖中出一书示似道曰：“宋历三百二十年。”似道俯首而已，遣人通吕师夔以议和。至是，又遣还所俘曾安抚，以宋京为都督府计议官，淮东兵马钤辖阮思聪为承宣使使军中，且以荔子、黄柑遗伯颜，请称臣、奉岁币。伯颜令千户乃蛮囊加歹偕思聪来言：“未渡江时，议和入贡则可。今沿江州郡皆已内附，欲和则当来面议。”因索答书，似道不答。囊加歹归报，京亦遣还。

甲辰，以中书右丞博罗欢为淮南都元帅，河南行省中书右丞阿里伯为左副都元帅，仍命阿里伯会山东统军使撒吉思等各部蒙古、汉军会邳州。

初，大兵渡江，宋池州守王起宗弃官去，通判昌州赵卯发摄州事，缮壁聚粮，为守御计。夏贵兵败归，所过纵掠，卯发捕斩十余人，兵乃戢。至是，官兵至李王河，都统制张林屡讽之降，卯发忿气填膺，瞠目视林不能言。有问以提身之道者，卯发曰：“忠义所以提身也，此外非臣子所得言。”林以兵出巡江，阴遣人输款，归而阳助卯发为守，守兵五百余，柄皆归林。卯发知不可守，乃置酒会亲友，与饮诀，谓其妻雍氏曰：“城将破，吾守臣不当去，汝先出走。”雍氏曰：“君为命官，我为命妇，君为忠臣，我独不能为忠臣妇乎？”卯发笑曰：“此岂妇人女子之所能也。”雍氏曰：“吾请先君死。”卯发止之。明日乃散家资与其弟侄，悉遣仆婢。丙午，伯颜大军次池州，卯发晨起书几上曰：“君不可叛，城不可降，夫妻同死，节义成双。”又为诗别其兄弟，与雍氏盛服同缢从容堂死。卯发始

为此堂，名“可以从容”，及兵遽，领客堂中，指所题扁曰：“吾必死于是。”客问其故，曰：“古人谓‘慷慨杀身易，从容就义难’，此殆其兆也。”卯发死，林开门降。伯颜入，问太守何在，左右以死对。即如堂中观之，皆叹息。为具棺衾合葬于池上，祭其墓而去。

戊申，诏谕江、黄、鄂、岳、汉阳、安庆等处归附官吏军民，令农者就耒，商者就涂，士庶缟黄各安本业，如官吏妄有骚扰，诣行中书省陈告。

初，平章军国重事史天泽至郢州，疾笃，还襄阳，上遣近侍赐药饵，天泽附奏曰：“臣大限有终，死不足惜，但愿天兵渡江，慎勿杀掠。”语不及他。是日卒，上闻震悼，谥忠武。

天泽出入将相五十年，上不疑而下无怨，人以比郭子仪、曹彬。平居未尝自矜其能，及临大事，毅然以天下自任。言约而意赅，气和而色壮。年四十始折节读书，尤熟于《资治通鉴》。至论成败得失，虽宿儒自以为不及也。拜相之日，门庭悄然，或劝以权自张，天泽举唐韦澳告周墀之语曰：“愿相公无权。爵禄刑赏，天子之柄，何以权为！”言者惭服。初取卫州，获金卫士蒲察辅之，问名士，以近侍局副使李大节对。及至归德，获大节。署为参谋，委以一路之事，常署空名，委札数十事，畀大节用之。又使王昌龄治食邑，尽蠹民之政，昌龄一切罢之。失职者造为诬谤，天泽不顾也。其知人之明，多类此。后年老髯白，以药染之，上见而问曰：“史拔都之髯，何乃更黑耶？”对曰：“臣览镜见白髯，窃悼衰暮效力于陛下之日浅，故染之。”上大悦。时汉人赐拔都者，惟天泽与张柔、张兴祖三人云。

埃及拜巴斯复以兵侵西里西亚。己酉，发大马士革，至哈马特，其王满速儿及阿拉伯游牧部长舍里甫丁爱薛亦皆以兵会，拜巴斯命舍里甫丁爱薛亦与胡撒木丁率分兵至毕莱特，以拒伊利汗国援兵。自率大军以轻骑逾山至马昔撒城，破之，获牲畜无算。进至西里西亚、鲁木界，旋还昔思城，迁俘虏于叙利亚，回军，纵战马于田，复分躡塔儿司、别邻堡、阿答纳、阿牙司各地，杀其男子，虏其妇孺。既还，分战获品，拜巴斯不取一物。是役也，西利西亚人死者六万，被俘无数，而伊利汗王阿八哈竟不得出兵。

上复欲用兵日本，问王磐以便宜，磐言：“今方伐宋，当用吾全力，庶可一举取之。若复分力东夷，恐旷日持久，功卒难成。俟宋灭，徐图之，未晚也。”从之。庚戌，遣礼部侍郎杜世忠、兵部郎中何文著、计议官撒都鲁丁赍书使日本。

辛亥，遣同知济南府事张汉英赍玺书，招谕宋李庭芝。

庚申，上召降臣张晏然等赴阙，晏然上言：“宋之权臣，不践旧约，拘留使者，实非宋主之罪。敢仰祈圣慈，止罪擅命之臣，不令赵氏乏祀。”

上谕之曰：“卿言良是。卿既不忘旧主，必能辅翼我家。比卿奏上，已遣伯颜按兵不进，仍遣兵部尚书廉希贤等持书往使，果能悔过来附，既往之愆，朕复何究。至于权臣贾似道，尚无罪之心，况肯令赵氏乏祀乎？若其执迷罔悛，未然之事，朕将何言，天其鉴之！”

贾似道既遣使议和，有诏止军。伯颜谓阿术曰：“有诏令我军驻守，何如？”阿术曰：“若释似道而不击，恐已降州郡今夏难守，且宋无信，方遣使请和，而又射我军船，执我逻骑。今日惟当进兵，事若有失，罪归于我。”大军是日即发池州。辛酉，次丁家洲，战船蔽江而下。似道以一军精锐七万余人尽属步帅孙虎臣及督府节制军马苏刘义，集兵船于江南北为前锋。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，似道自将后军军鲁港。而贵以失利于鄂在先，恐督府成功，无所逃罪，又以虎臣新进出已上，殊无斗志。

伯颜曰：“众寡不敌，宜以计胜。”令军中作大柴数十，置薪刍于上，阳言欲以火攻。宋兵昼夜严备，战士少懈。翌日，夜，命左右翼万户率骑兵夹江而进，麾战舰合势冲虎臣军，两岸举巨炮，击其中坚，炮声震百里，宋军阵动。阿术当虎臣，促骑召战舰居后者，挺身登舟，手自持舵，突入敌阵，以划船数千艘乘内直进，掠其战舰，大呼曰：“宋人败矣！”虎臣先锋将濠州姜才方接战，虎臣遽过其妾所乘舟，众见之，哗然曰：“步帅遁矣！”军遂溃。贵不战而走，以扁舟掠似道船，呼曰：“彼众我寡，势不支矣！”似道闻之，错愕失措，遽鸣钲收军。阿术以小旗麾何玮、李庭等并舟深入，伯颜命步骑左右擒之，追杀百五十余里，杀溺死者不可胜计，军资器械尽为所获。

似道夜驻珠金沙，召贵计事。顷之，虎臣至，抚膺哭曰：“吾兵无一人用命者。”贵微笑曰：“吾尝血战当之矣。”似道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贵曰：“诸军俱胆落，吾何以战！师相惟有人扬州招溃兵，迎驾海上，吾当以死守淮西耳。”遂解舟去。似道乃与虎臣单舸奔还扬州。明日，溃兵蔽江而下，似道使人登岸，扬旗招之，皆莫应，至有为恶语谩骂者。

列郡守于是皆遁，沿江制置大使、建康行宫留守赵溍弃城先遁。知镇江府洪起畏、知宁国府赵与可、知隆兴府吴益相率弃城遁。时范文虎首降，溍继遁，似道始悔不用陈文龙之言，复召为左司谏。

大军攻饶州，饶兵止千八百人，知州会稽唐震发州民城守，昧爽出治兵，至夜中始寐，上书求援，不报。大兵使人入饶取降款，通判王道同阴使于所部敛白金、牛酒备降礼，饶寓士皆从之。道同风震降，震叱之曰：“我忍偷生负国邪？”城中少年感震言，杀使者。民有李希圣者谋出降，械置狱中。壬戌，兵大至，都大提举邓益遁去，震尽出府中金钱，书官资揭于城，募有能出战者赏之。众惧不能战，官兵登陴，众遂溃。震入府中玉芝堂，其仆前请曰：“事急矣，番江门兵未合，亟出犹可免。”震骂曰：“城中民命皆系于我，我若从尔言得不死，城中民死，我何面目生邪？”左

右不复敢言，皆出。有顷，兵入，执牍铺案上，使震署降，震掷笔于地，不屈，遂死之，兄椿与家人俱死。

初，特进、奉祠江万里隐于饶，闻襄、樊城破，凿池芝山后圃，扁其亭曰“止水”，人莫喻其意。及闻警，执门人陈伟器手曰：“大势不可支，余虽不在位，当与国为存亡。”饶州城破，军士执其弟万顷，索金银不得，支解万顷。万里赴止水死之，左右及子镐相继投沼中，积尸如叠。翼日，万里尸独浮出水上，从者草敛之。

甲子，官兵攻临江军，民尽去，知军鲍廉死之。

伯颜次芜湖，攻太平州，知太平州孟之縉、知无为军刘权等并以城降。

博罗欢召诸将谋曰：“清河城小而固，与泗州、昭信、淮安相犄角，未易卒拔。海州，东海石秋，至此数百里，守必懈，轻骑倍道袭之，其守将可擒也。”遂次海州，知州丁顺以城降。

贾居贞谓阿里海牙曰：“江陵乃宋制阃，重兵所屯。闻其诸将不睦，迁徙之民盈城，复皆疾疫，刍薪乏阙，杜门不敢樵采，当乘隙先取之。若春水涨，彼乘上流而下，则鄂、汉危矣。”阿里海牙深以为然。乙丑，驿闻，诏从其请。仍降玺书，遣使谕江陵府制置司高达以下官吏军民。

宋福州团练使、知特摩道事依士贵率知那寡州依天或、知阿吉州依昌成、知上林州依道贤，以州县三十有七，户十万，诣云南行中书省请降。

贾似道至扬州，檄列郡如海上迎驾，上书请迁都。太皇太后不许，诏下公卿杂议。王爚请坚辞，未决，以己不能与大计，乞罢政，不待报径去。已而宗学生上言：“陛下移跸，不于庆元则于平江；事势危急，则航海幸闽；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，徒惊扰无益。”乃止。

中书舍人王应麟言：“图大患者必略细故，求实效者必去虚文。请集诸路勤王之师，有能率先而至者，厚赏以作勇敢之气，并力进战，惟能战斯可守。”不报。

勤王诏至赣，江西提刑文天祥捧之涕泣，即日举兵，造江东提点刑狱干办公事宁都陈继周问计。继周慨然为具言闾里豪杰子弟与凡起兵之处，其为方略甚详。于是留继周幕中，昼夜调度，悉发郡中豪杰，并结溪峒山蛮，有众万人，遂入卫。其友止之曰：“今北兵三道鼓行，破郊畿，薄内地。君以乌合万余赴之，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？”天祥曰：“吾亦知其然也。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，一旦有急，征天下兵，无一人一骑入关者。吾深恨于此，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，庶天下忠臣义士将闻风而起。义胜者谋立，人众者功济。如此，则社稷犹可保也。”丙寅，以天祥为江西安抚副使、知赣州。

天祥性豪华，平生自奉甚厚，声伎满前。至是痛自抑损，尽以家资为军费。每与宾客、僚佐语及时事，辄抚几曰：“乐人之乐者忧人之忧，食

人之食者死人之事。”闻者为之感动。继周虽弱不胜衣，而年德有以服人，士视为父兄，进止疾徐惟指呼，无敢先后。

又起李芾为湖南提刑。时郡县盗扰，民多奔窜，芾令所部发民兵自卫，县予一皂帜，令曰：“作乱者斩帜下。”民始帖然。戊辰，号召发兵，择壮士三千人，使土豪尹奋忠将之勤王，别召民兵集衡为守备。贾似道复芾官，命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。时湖北州郡皆已归附，其友劝芾勿行，曰：“无已，即以身行可也。”芾泣曰：“吾岂昧于谋身哉？第以世受国恩，虽废弃中犹思所以报者，今幸用我，我以家许国矣。”所爱女死，一恸而行。

伯颜次采石镇，知和州王喜以城降。博罗欢次安东州，知州孙嗣武以城降。

庚午，大军次建康之龙湾，大赉将士。宋都统、权兵马司事徐王荣、翁福、茅世雄等及知镇万军曹旺以城降，命招讨使唆都守之。

汪立信闻贾似道师溃，江、汉守臣望风降遁，叹曰：“吾今日犹得死于宋土也。”乃置酒召宾佐与诀，手为表起居三宫，与从子书，属以家事。夜分起步庭中，慷慨悲歌，握拳抚案者三，以是失声，三日扼吭而卒。

己巳，也速带儿攻嘉定九顶山，斩宋都统侯兴。

宋以陈宜中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，户部尚书金溪曾渊子同知枢密院事、两浙安抚制置大使兼知临安府，礼部侍郎文及翁签书枢密院事，倪普同签书枢密院事。

章鉴、陈宜中请留王爚以镇人心，康世道。而爚已单车绝江，至萧山，乞假以宣抚招讨等职，以招募忠义，共图兴复。召还，以为浙西、江东宣抚大使，使居京师以备咨访。

贾似道至扬州，时国信使郝经、刘人杰尚留仪真，上使廉希贤及经弟行枢密院都事庸等来问执行人罪。似道大恐，即遣总管段佑以礼送经归。经道病，上敕枢密院及尚医近侍迎劳，所过父老瞻望流涕。

庚午，上如上都。

宋加夏贵开府仪同三司，加张珏宁远节度使，咎万寿保康节度使，张世杰和州防御使，令将兵入卫。

贵方谋北降，获北军岳全，阴纵之还，致款附意，怀远大将军西夏野蒲昂吉儿驻兵和州，徇淮西，因攻庐州。贵以书抵伯颜曰：“愿勿费兵力攻边城，行都若下，边城焉往！”伯颜遣贵婿胡应雷与贵约。及闻宋诏，不应命。

陈宜中初以雅附贾似道，骤得登政府。堂吏翁应龙随似道在军中，似道兵溃芜湖，应龙自军中以都督府印还，宜中问似道所在，应龙以不知对。宜中意其已死，即上疏请诛似道以正误国之罪。太皇太后曰：“似道勤劳三朝，安忍以一朝之罪，失待大臣之礼！”是日，诏罢似道平章、都

督，授醴泉观使。其党赵与可除名，令临安府捕案之。招似道溃兵。凡似道诸不恤民之政，次第除之，放还诸窜谪人。辛未，右丞相兼枢密使章鉴闻大兵日迫，托故径遁去。曾渊子等请命宜中摄丞相事，从之。

三月，壬申朔，宋殿前都指挥使韩震，复请迁都，如贾似道之议。陈宜中欲示己非似道党，乃召震计事，伏壮士，袖铁椎击杀之。震部将李大明等叛，攻嘉会门，射火箭至大内。急发兵捕之，皆散走，携震母妻及诸子来降。

镇江府总管石祖忠以城降。癸酉，徐王荣迎伯颜入建康。时民乏食，又疾疫，伯颜开仓赈之，兼施医药。民大喜曰：“真王者之师也。”伯颜遣左右司员外郎顺州石天麟诣阙奏事，上大悦，悉允所请，命伯颜以行中书省驻建康。镇国上将军、淮西行枢密院副使阿塔海、董文炳以行枢密院驻镇江，别诏阿术取扬州。阿塔海，塔孩孙。

官兵之入城也，汪立信将金明以其家人免，或恶立信于伯颜，以其二策及死告，请戮其孥。伯颜叹息久之，曰：“宋有是人，有是言哉！使果用之，吾安得至此！”命求其家，厚恤之。于是金明以立信之丧归葬丹阳。立信子麟不肯从众降，崎岖走闽以死。

宋遣使召章鉴还朝。

甲戌，官兵攻无锡县，知县阮应得出战，一军皆没，应得赴水死之。

乙亥，秦王忙哥剌、太宗后王只必帖木儿、驸马昌吉等从西平王奥鲁赤征吐蕃。昌吉，驸马赤古曾孙。

宋以王爚为左丞相兼枢密使。遣人以诏谕吕文焕、陈奕、范文虎，使通和议息兵。

丙子，国信使廉希贤等至建康，谕诸将毋妄有侵掠。

宋知滁州王应龙以城降。

宋主下诏罪己。

初，右丞相兼枢密使章鉴在朝，号宽厚，然与人多许可，士大夫目为“满朝欢”云。既归朝，与曾渊子明殿帅韩震无他，陈宜中衔之。中书舍人王应麟缴其录黄，谓震有逆谋，鉴、渊子曲庇之。坐是削一官，放归田里。后有告鉴家匿宝玺者，霜晨，鉴方拥败衾卧，兵士至，大索其室，惟敝篋贮一玉杯，余无一物，人颇叹其清约。

以陈宜中为特进、右丞相兼枢密使。宜中请建督府于京，檄召诸路军马勤王，并令溃军各归所部，团结内外兵十七万五千人，分厢，差官督之。

侍御史陈过请窜贾似道并治其党人翁应龙等，不俟报而去。御史潘文卿、季可乞从过所请，乃命捕应龙下临安府狱。罢廖莹中、王庭、刘良贵、游汶、朱浚、陈伯大、董朴。责洪起畏镇江自效。皆似道党也。

召显文阁待制、知建宁府高斯得权兵部尚书。斯得痛国事之阡危，疏

言诛奸臣以谢天下，开言路以回天心，聚人才以济国事，旌节义以厉懦夫，竭财力以收散亡。忠愤激烈，指陈当时之事无所遗。

己卯，以王爚、陈宜中并都督诸路军马。

时方危急，征诸将勤王，多不至。张世杰守郢州不下，上数遣使招谕之，不听。及是，将兵入卫临安，道饶州，复取之，其将谢元、王海、李旺、袁恩、吕再兴皆战死。既至，上下叹异，陈宜中疑世杰归自元，悉易其所部军。

庚辰，追复吴潜、向士璧官。

宋知宁国府颜绍卿以城降。壬午，知常州赵与鉴闻官兵至遁，常州安抚使戴之泰、通判王虎臣、常民钱岢以城降。乙酉，知东海州施居文、知平江府潜说友、通判胡玉、林镗并以城降，江东路悉定。

宋加张世杰保康军承宣使，总都督府诸军。丙戌，知广德军令狐概以城降。世杰遣其将阎顺、李存进军广德，谢洪永进军平江，李山进军常州，顺遂复广德军。

廉希贤、严忠范等发建康，希贤请兵自卫。伯颜曰：“行人以言不以兵，兵多反致疑耳。”希贤固请，遂以兵五百送之。丙戌，至广德军独松关。宋两浙转运司准备差遣罗林、浙西安抚司参议官张濡戍关，濡不知为使，袭杀忠范，执希贤送临安，创甚而卒。濡，俊曾孙。

丁亥，有二星斗于中天，顷之，一星陨。

己丑，滁人执王应龙归于扬州，李庭芝杀之。时沿江诸郡或降或遁，无一人能守者。庭芝率所部郡县城守。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扬州，庭芝诛虎，焚其榜。总制张俊出战，持孟之縉书来招降，庭芝焚书，梟俊五人于市。而日调其将苗再成战其南，许文德战其北，姜才、施忠战其中。时出金帛牛酒燕犒将士，人人为之死斗。

宋加吕文福保康军承宣使，趣入卫。文福至饶州，杀使者，入江州来降。

庚寅，临安戒严，曾渊子及左司谏潘文卿、右正言季可、两浙转运副使许自、浙东安抚使王霖龙、侍从陈坚、何梦桂、曾希贤等数十人皆遁，朝中为之萧然。文及翁、倪普讽台谏劾己，章未上，亟出关遁。太皇太后闻之，诏榜朝堂曰：“我国家三百年，待士大夫不薄。吾与嗣君遭家多难，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，内则畔官离次，外则委印弃城，避难偷生，尚何人为？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？天命未改，国法尚存。凡在官守者，尚书省即与转一次；负国逃者，御史觉察以闻。”然不能禁也。

上屡遣使招郢州，不从，遂命阿里海牙攻之，留贾居贞守鄂。居贞严戢吏卒，有纵暴于民者，立斩之。发仓禀以振流亡，弛湖荻禁，免括商船，听民用宋之楮币，宋宗室仰食于官者，依旧廩之，州境遂安。

辛卯，宋岳州安抚使高世杰质知州孟之绍妻子，复取复州，取降将翟

贵妻子，送之江陵。会郢、复、岳三州及上流诸军战船数千艘，兵数万人，扼荆江口。壬辰，阿里海牙以军屯于东岸，世杰夜半退去，黎明至洞庭湖口，兵船成列而阵。阿里海牙遣水军张荣实捣其中坚，解汝楫率诸翼兵左右角之，世杰大败。逐之于湖口之夹滩，遣郎中张鼎召世杰，世杰降。癸巳，阿里海牙以世杰招岳州，之绍亦以城降。阿里海牙以世杰力屈方降，诛之，承制以之绍为安抚使。

丙申，宋以陈合同签书枢密院事。

庚子，从窦默、王磐等请，分置翰林院，专掌蒙古文字，以翰林学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之。其翰林兼国史院，仍旧纂修国史、典制诰、备顾问，以翰林学士承旨兼修起居注和礼霍孙主之。默又言：“三代所以风俗淳厚，历数长久者，皆设学养士所致。今宜建国学，博选贵族子弟教之，以示风化之本。”上并从之。

上以宋重兵皆驻扬州，临安倚之为重，辛丑，敕阿术分兵围守扬州。同签书枢密院事赵良弼曰：“宋重兵在扬州，宜以大军先捣钱唐。”上然之。

管景模之降也，其子如德从入覲，上问：“天下何以得？宋何以亡？”如德对曰：“陛下以福德胜之。襄、樊，宋咽喉也，咽喉被塞，不亡何待！”上曰：“善！”命习国书。一日，上语如德曰：“朕治天下，重惜人命，凡有罪者必令面对再四，果实也而后罪之，非如宋权奸擅权，书片纸数字即杀人也。汝但一心奉职，毋惧忌嫉之口。”授湖北招讨使，赴军前。

宋文天祥勤王兵至吉州。江西制置副使黄万石与天祥有旧嫌，且忌其声望出己右，言于朝曰：“天祥军皆乌合，儿戏无益。”诏天祥留屯隆兴府。

夏，四月，壬寅朔，宋雄江军统制洪福率众复镇巢军。

乙巳，改西夏中兴道按察司为陇右河西道。

官兵复入广德军，宋知广德县王汝翼与寓居官赵时晦率义兵战斗山，路分孟唐老与其二子皆死，汝翼被执，至建康死之。

宋高达与阿里海牙战，数败，且以贾似道忌其功，怀怨望，谋降。丙午，阿里海牙攻沙市，沙市南阻蜀江，北倚江陵，距城才十五里，地势险固，为舟车之会，恃水为防。至是湖水忽涸，阿里海牙横遏中道，乘南风纵火，都统程文亮逆战于马头岸，达束手不援，文亮降，城遂陷，都统孟纪死之。监镇司马梦求朝服望阙再拜，自经死。梦求，光五世孙也。

知荆门军刘懋以城降。丁未，阿里海牙遣郎中张鼎赍玺书入江陵。戊申，达与朱禔孙及提刑青阳梦炎、李湜等出降。阿里海牙入城，命禔孙招谕未下州郡。于是知峡州赵真、知归州赵仔、权丰州安抚毛浚、常德府新城总制鲁希文、旧城权知府事周公明等，悉以城降。

阿里海牙籍其户口财赋来上。上喜，大宴三日，谓左右曰：“伯颜东

下，阿里海牙以孤军戍，朕甚忧之。今荆湖定，吾东兵无后患矣。”征禩孙至京师，死，籍其妻孥。以达为行省参知政事。谕之曰：“昔我国家出征，所获城邑即委而去之，未尝置兵戍守，以此连年征伐不息。夫争国家者，收其土地、人民而已。得土地而无人民，其谁与居。今欲保守新附城邑，使百姓安业，蒙古人未之知也。尔熟知其事，宜加勉旃。”

壬子，宋以翰林学士高斯得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。

官兵攻丰城，杀宋总统张敏。

甲寅，置登闻鼓，如为人杀其父母兄弟夫妇，冤无所诉，听其来击。其或以细事唐突者，论如法。

宋有司议建藩屏以强王室。乙卯，诏以福王与芮为武康、宁江节度使、浙东安抚大使、判绍兴，开府，置长史、司马。

初，廷臣议建宗室于内郡，以为屏翰，乃除大理司直赵良淳知安吉州。良淳，汝愚曾孙。时知州李庚遁，百事隳废。良淳至，日与僚吏论所以守御之备，悉举行之。值岁饥，民相聚为盗，所在蜂起。或请以兵击之，良淳曰：“民岂乐为盗哉？时艰岁旱，故相率剽掠苟活耳。”命僚属以义谕之，众皆投兵散归，其不归者众缚以献。有掠人货财诣其主谢过而还之者。良淳劝富人出粟振之，尝语人曰：“使太守身可以济民，亦所不惜也。”其言恳恳，足以动人，人皆倒囷以应之。

丙辰，宋王爚入朝，令如文彦博故事，自朝参起居外并免拜。以夏贵为枢密副使，召提兵入卫，贵不应命。

庚申，阿术次真州，败宋兵于珠金沙，斩首二千余级。

宋知金坛县建昌李成大率义局官含山县尉胡传心、阳春主簿潘大同、濠梁主簿潘大本兄弟、进士潘文孙、潘应奎，攻复金坛县。镇江统制侯崑、县尉赵嗣滨来降，导官兵以战，传心、大同等皆死之。吏民挟成大降，复潜谋复金坛，事泄系狱，拷掠不屈，遂杀其二子以惧之，终不屈，笑曰：“子为父死，臣为君死。”卒杀之。

辛酉，宋郢州安抚使赵孟柱以城降。

宋度支尚书吴浚遣使者马驭至建康，为陈宜中移书于伯颜言：“前杀廉希贤，乃边将所为，太皇太后及嗣君实不知，当按诛之。愿输币，请罢兵通好。”伯颜曰：“彼为诈计，视我虚实耳。当择人同往，观其事体，令彼速降。”乃遣中书议事官张羽、淮西行院令史王章持徐王荣复书同驭还临安。行至平江驿亭，悉为所杀。

壬戌，阿术攻真州，宋知州苗再成、宗子赵孟锦帅兵战于老鹳嘴，败绩。

上以盛夏不利行师，使伯颜驻建康，董文炳驻镇江。乙丑，召伯颜还，俟秋再举。伯颜奏曰：“宋人之据江海，如兽保险，今已扼其吭，少纵之则逸而逝矣。”上语使者曰：“将在军，不从中制，兵法也。宜从丞相言。”

丁卯，宋加李庭芝参知政事。

庚午，阿术乘胜进趣扬州。造楼橹战具于瓜洲，漕粟于真州，树栅以断其粮道。宋都统制姜才为三叠阵，逆之于三里沟，阿术佯退，才逐之。阿术反战，至扬子桥，杀扬州拨发官雷大震。两军夹水而阵，阿术麾骑士渡河击之，张弘范以十三骑绝渡冲才军，才军坚不可动，乃引却佯北，才将回回跃马夺大刀，直前向弘范，弘范反臂迎刺之，应手而仆，大军回击，万矢雨集，才军不能支，遂溃，副将张林被擒。阿术与弘范追之，自相蹂践与陷濠水死者甚众，流矢中才肩。才拔矢挥刀而前，大军辟易不敢逼，遂入城，誓死守。阿术筑长围，自扬子桥竟瓜洲，东北跨湾头至黄塘，西北抵丁村务，以久困之。

阿里海牙图江陵地形上于朝，请命重臣开府镇之，上急召廉希宪还。五月，辛未朔，以希宪及参知政事脱博忽鲁秃花行中书省于江陵府。赐坐，谕曰：“荆南入我版籍，欲使新附者感恩，未来者向化，且令宋人知我朝有臣如此，亦足以戢其心。南土卑湿，于卿非宜，今以大事付托，度卿不辞。”赐田以养居者，马五十以给从者。希宪曰：“臣每惧才识浅近，不能胜大任，何敢辞疾。然敢辞新赐。”复有诏，令希宪承制授三品以下官。

希宪冒暑疾驱以进。至镇，阿里海牙率其属郊迎，望拜尘中，荆人大骇。即日禁剽夺，通商贩，兴利除害，兵民按堵。首录宋故宣抚、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，以备采访，仍择二十余人，随材授职。左右难之，希宪曰：“今皆国家臣子也，何用致疑。”宋故官礼谒大府，必广致珍玩，希宪拒之，且语之曰：“汝等身仍故官，或不次迁擢，当念圣恩，尽力报效。今所馈者，若皆己物，我取之为非义；一或系官，事同盗窃；若敛于民，不为无罪。宜戒慎之。”皆感激谢去。令凡俘获之人，敢杀者，以故杀平民论。为军士所虏，病而弃之者，许人收养；病愈，故主不得复有。立契券质卖妻子者，重其罪，仍没入其直。先时，江陵城外蓄水扞御，希宪命决之，得良田数万亩，以为贫民之业。发沙市仓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万斛，以赈公安之饥，民咸悦之。

癸酉，官兵攻宁国县，杀宋知县赵与糖。

淮民王通居常州，阴以书约宋环卫官刘师勇，许为内应，宋以姚希得之子眚知常州。丁丑，师勇复攻取常州，执戴之泰，钱眚走，遂迎姚眚以入。姚眚以统制张彦守吕城，又以常民陈炤久任边知兵，辟为通判。炤方丁母忧，或谓炤曰：“今辟难有辞矣。”炤曰：“乡邦沦没，何可坐视，与其偷生而苟全，不若死之愈也。”遂墨绁而出。凡可以备御者，无不为之。

是时，淮安总制李宗荣、知庆远府仇子真、淮东兵马铃辖阮思聪皆将勤王兵至，常州又复，由是兵威稍振，浙右诸城降附者复叛归张世杰。

己卯，宋以知合州张珩为检校少保、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。珩以

兵勤王，蜀道断，不得达。

辛巳，宋知辰州吕文兴、知沅州文用圭、知靖州康玉、知房州李鉴等皆以城降。荆南湖北路悉定。

丁亥，召伯颜赴阙，以昭毅大将军、蒙古汉军上万戸阿剌罕权行中书省事。

宋王爚论事与陈宜中不合，二相不能画一策，而日坐朝堂争私意。台臣孙嵘叟请窜籍贾似道党潜说友、吴益及李珣等，宜中以为：“簿录非盛世事，祖宗忠厚，未尝轻用之。珣方召入朝，遽加重刑，恐后无以示信。”爚力争，以为当如嵘叟议，议久不决。给事中彭山杨文仲言：“事危且急矣，祖宗所深赖，亿兆所寄命，在乎二相；苟以不协之故，今日不战，明日不征，时不再来，后悔何及！”辛卯，贬说友南安军，益汀州，并籍其家。珣罢官，送婺州。并籍吕文焕、孟之縉、陈奕、范文虎家。

丙申，宋遣使告天地、宗庙、社稷诸陵、宫观。诏张世杰、张彦、阮思聪、仇子真四道出兵。台谏请命大臣监护，事下公卿杂议，又久而不决。侍御史陈文龙上言：“《书》言‘三后协心，同底于道’。北兵今日取某城，明日筑某堡，而我以文相逊，以迹相疑，譬犹拯溺救焚，而为安步徐行之仪也。请诏大臣同心图治，无滋虚议。”不报。

己亥，宋将吴继明复蒲圻、通城、崇阳三县，宋以其权知鄂州，令择险为寓治。

六月，庚子朔，日有食之，既，昼晦如夜。

也速带儿久攻嘉定不克，上召汪良臣入朝，使攻嘉定，咎万寿坚守不出。良臣度有伏兵，大搜山谷，果得而杀之，进垒薄城。万寿悉军出战，大败，遂籍境内三龟、九鼎、紫云诸城降。宋知叙州李演将兵援嘉定，闻变，解归，与官兵战于羊雅江，兵败被执。上以万寿金四川行枢密院事，赐名顺。

辛丑，宋太皇太后诏削圣福尊号，以应天戒。又以兵兴费繁，痛自裁节，汰慈元殿提举以下官，省泛索钱缗月万。

甲辰，以阿剌罕为行江南中书省参知政事。

庚戌，宋诛翁应龙，籍其家。

甲寅，留梦炎自湖南入朝，王爚、陈宜中皆请相梦炎而求去，太皇太后曰：“二相毋藉此求闲也。”乃以爚平章军国重事，一月两赴经筵，五日一朝；宜中为左丞相，梦炎为右丞相，并兼枢密使，都督诸路军马。爚即日就民居，以丞相府让宜中。宜中言：“一辞一受，何以解天下之讥！”因辞去。宋主遣使遮留，乃还。

乙卯，宋知叙州郭汉杰以城降。戊午，知泸州梅应春杀判官李丁孙、推官唐奎瑞以城降。

己未，宋以李庭芝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。

卷第一百十九

【元纪二】起旃蒙大渊献七月，尽柔兆困敦正月，凡七月。

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二

秋，七月，庚午朔，阿术集行省诸翼万户兵船于瓜洲，阿塔海、董文炳集行院诸翼万户兵船于西津渡，分遣万户张弘范等，以兵船千艘，西掠珠金沙。宋沿江制置使赵潘、枢密都承旨张世杰、知泰州孙虎臣、都统制刘师勇等阵舟师万余于焦山南北，令以十舟为舫，联以铁锁，碇江中流，非有号令，毋得发碇，示以必死。

辛未，阿术、阿塔海登南岸石公山，望之，舳舻连接，旌旗蔽江，曰：“可烧而走也。”遂指授水军万户刘瑴循江南岸，东趣夹滩，绕出敌后；董文炳直抵焦山南麓，以掎其右；刘国杰趣其左；万户蒙古氏忽剌出捣其中；张弘范自上流继至，趣焦山之北。大战自辰至午，呼声震天地。又选强健善射者千人，载以巨舰，分两翼夹射，阿术居中，合势进击，继以火矢烧其蓬橈，烟焰涨天。宋兵既碇舟死战，欲走不能，前军争赴水死，后军散走。弘范、文炳、国杰复以锐卒横冲，世杰不复能军，奔圔山，阿术、弘范追之，获黄鹄白鹚船七百余艘。师勇还常州，虎臣还真州。世杰请济师，不报。自是宋人不复能军矣。

上加国杰怀远大将军，赐号拔都，国杰行第二，因呼之曰刘二拔都而不名。

壬申，刘师勇会张彦以两浙制司军至吕城，为阿塔海所败。

宋三学生及台谏、侍从，皆上疏请诛贾似道，太皇太后不许。似道亦上表自劾，且言为夏贵、孙虎臣所误，乞保余生，乃削似道三官，令李庭芝遣似道归越，以终母丧，似道留扬不还。王爚言：“似道既不死忠，又不成孝，请下诏切责。”似道乃还绍兴，绍兴守臣闭城不纳。爚复言：“本朝权臣稔祸，未有如似道之烈者。搢绅草茅，不知几疏，陛下皆抑而不行，付人言于不恤，何以谢天下！”甲戌，诏似道婺州居住，其党廖莹中除名贬昭州，王庭除名贬梅州，皆自杀，潘文卿、季可、陈坚、徐卿孙等贬谪有加。婺人闻似道至，率为露布逐之。

壬午，宋路钤刘用调兵入靖州，知州康玉劫之来降，通判张起岩入杀玉，复靖州。

御史孙嵘叟等皆以为贾似道罚轻，请斩之以正法，台谏方回复上疏论似道饶、汙、贪、淫、褊、骄、吝、专、忍、谬十罪，台谏言之不已。丁丑，复诏徙似道于建宁府。翁合上言：“建宁乃名儒朱熹故里，虽三尺童子粗知向方，闻似道来呕恶，况见其人。”国子司业方应发权直舍人院，封还录黄，乞窜似道广南；中书舍人王应麟、给事中黄镛亦言之，皆不从。侍御史陈文龙乞俯从众言，嵘叟及台谏陈景行、徐直方、俞浙并再上疏。庚寅，再谪似道高州团练副使、循州安置，籍其家，遣使监押之贬所。

福王与芮素恨似道，募有能杀似道者使送之贬所，会稽县尉郑虎臣以其父尝为似道所配，欲报之，欣然请行。似道寓建宁开元寺，侍妾尚数十人。虎臣悉屏去，夺其宝玉，撤轿盖，暴行秋日中，令舁轿夫唱杭州歌謔之，每名斥似道，窘辱备至。一日，入古寺，壁上有吴潜南行所题字，虎臣呼似道曰：“贾团练，吴丞相何以至此？”似道惭而不能对。至泉州洛阳桥，遇叶李自漳州放还，见于客邸，李赋诗赠之，似道俯首谢焉。

中书右丞相安童劾阿合马擅财赋权，蠹国害民，凡官属所用非人，请别加选择；其营作宫殿，夤缘为奸，亦宜诘问，上命穷治，无验。阿合马因谗安童。安童坐罢相，诏行中书省枢密院事，从北平王那木罕出镇北边，以御太宗后王海都。

初，安童荐董文用代阿合马私人纥石里为工部侍郎。安童既罢，阿合马即使鹰监奏曰：“自纥石里去，工部侍郎不绪鹰食，鹰且瘦死。”上怒，促召治之，因急捕文用入见。及上望见曰：“董文用乃为尔治鹰食者耶！”置不问，别令取给有司。

伯颜至上都，面陈形势，仍乞进兵。癸未，诏以伯颜为中书右丞相，伯颜辞曰：“阿术功多，臣宜居后。”乃进阿术左丞相。仍使伯颜率诸将直趣临安，右丞阿里海牙取湖南，以蒙古万户宋都台，汉军万户武秀、张荣实、李恒，兵部尚书吕师夔行都元帅府，取江西。罢淮西行枢密院，以右丞阿塔海、参知政事董文炳同署行中书省事。宋都台，都元帅塔察儿孙；恒，西夏皇孙惟忠子也。

甲午，遣使招谕宋李庭芝及夏贵。

初，宋张世杰出师，王爚谓：“二相宜一人督师吴门，否则臣虽老无能为，若效死于封疆，亦不敢辞。”陈宜中愧，始与留梦炎上疏乞行边，事下公卿议不决。会世杰兵败，爚复言曰：“事无重于兵。今二相并建都督，庙算指授，臣不得而知。比者六月出师，诸将无统。臣岂不知吴门去京不远？而为此请者，盖大敌在境，非陛下自将，则大臣开督。今世杰以诸将心力不一而败，不知国家尚堪几败耶！臣既不得其职，又不得其言，乞罢免。”不允。

辛卯，京学士刘九皋等伏阙上书，略言：“宜中擅权，党贾似道；赵